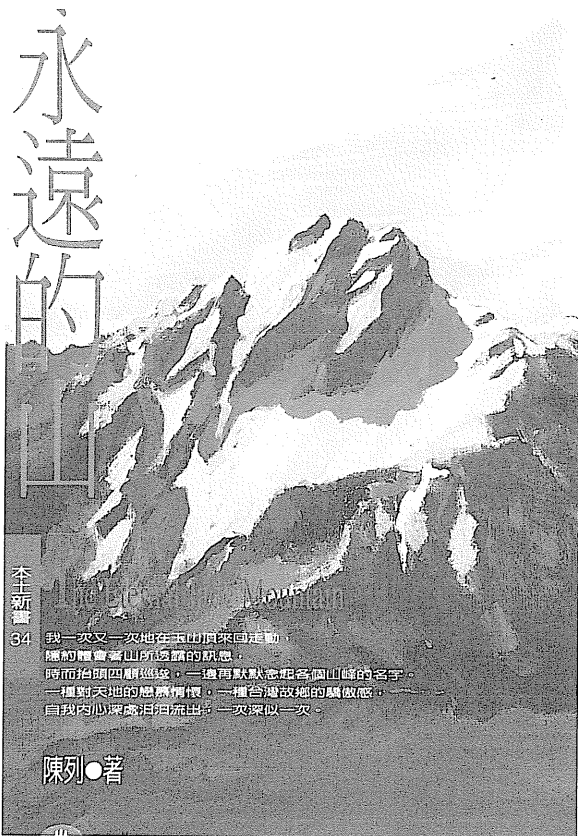


陳列《永遠的山》

◎何雅雯



永遠的山／玉山社／二月

近年來自然寫作盛行，陳列受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在玉山居住一年，並「以文學的方式來呈現園區內大自然的萬般奧秘與神奇」，除了知識性的認識與瞭解，以及對於環境變化的關懷之外，更別有一些文學心靈的震盪。

陳列多年來關注社會議題，第一本散文集《地上歲月》收錄一九八九以前的散文作品，他期待這本散文集「分別處理各種人的生活切

面，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活著的歲月，他們生活過的臉孔，他們的遭遇和希望」；《永遠的山》也承繼了這樣的信念。一年之中，他觀看玉山的草木鳥獸、人煙來往，在一座山的歷史風霜裡，獲取一些神秘悠遠的訊息，似乎是作者個人的感懷，又似乎是山的耳語。玉山頂上的探險和定居，一方面體驗了生態世界裡種種不可思議卻又理所當然的奧妙；另一方面，內心深處汨汨湧動著「一種對天地的戀慕情懷，一種台灣故鄉的驕傲感」。一般人很少有機會登上玉山，登山者和研究員也不見得長年居住山頭，高出雲表的土地上，真正的居民是誰呢？僅有的兩處布農族聚落，以及豐繁的植物與動物，恐怕才真是玉山園區的主人。所以，《永遠的山》可以說企圖分別處理這些山區真正住民的生活切面、歲月、臉孔、遭遇與希望。人類有人類的喜怒哀樂，面對生活有不同的歡喜和困頓，長鬃山羊、山羌、黃鼠狼、台灣黑熊、水鹿、帝雉、酒紅朱雀、金翼白眉也有，瓦拉米、箭竹、闊葉林、玉山圓柏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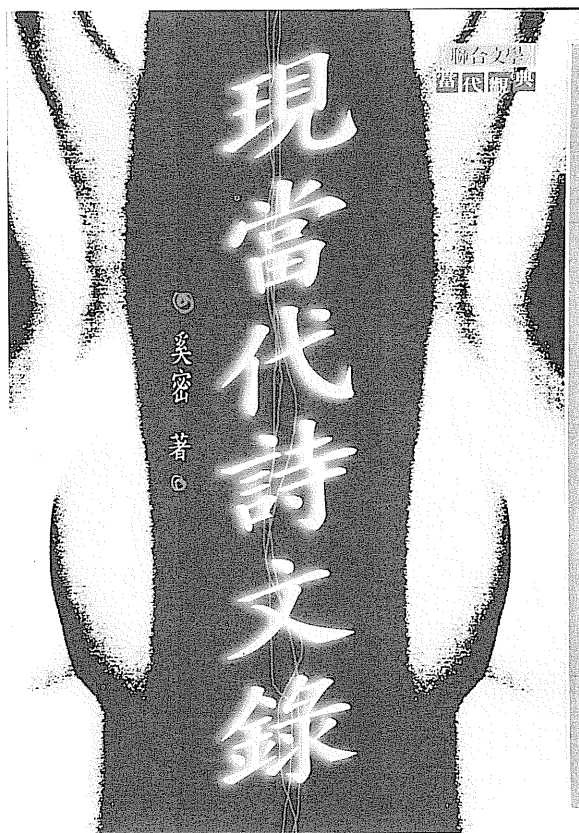
秀姑坪的玉山圓柏社群尤其是一部悲涼壯闊的史詩。大約兩百年前毀於森林大火的玉山圓柏，當時已經四千歲了。現在只能看到枯木或欹傾仆倒或頑強挺立，詭魅狼籍的遺跡，彷彿一座天火降臨、驟然毀滅的城市，或者是一個烽火硝煙之後的戰場，「一棵棵巨大的圓柏在搏鬥掙扎的嘶喊，以及轟然倒下時的厲吼，黑煙與火光，飛灰與木屑，遮去了半邊天，風雲變色，在這個島嶼的屋脊上，在一個遙遠的年代」。這歷史上不曾記載的族群，默默地盤踞挺立於高遠的時空，四千年的繁榮興盛，終究也無聲無息地毀滅於歷史之中。山頂多風，風勢強勁，因而土質多沙土少壤土，高大的植物多半難以立足，而為什麼玉山圓柏可以生長四千年，長數十尺，胸徑五、六十公分？「是不是在古老的歲月裡，這附近曾長期的存在過一個可讓它們以挺拔的身姿盛大繁衍成長的地

理環境，而後來這個大環境又大大地改變了呢？」「然後，那場大火發生了。」「如今，只剩得這個橫屍處處的森林大廢墟。」這一連串的疑問和敘述，不得不讓人想起人類社會也隨時必須面對的生態環境變遷。有一天，人類擁有的摩天大樓，光滑美麗的大理石雕塑，也會成為古老歲月裡曾經繁盛、最後又慘烈悲壯地消滅了的古戰場遺跡，在崩毀以後數百年，仍然不肯化為塵土。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永遠的山》似乎透露出自然寫作的發展趨勢，以及一個可喜的方向。陳列描述玉山，細緻地刻畫雲朵的形狀，雷雨、小屋、樹木，以及生態知識，用綿密的文學鋪陳手法呈現知識性，南方朔說「它是遊記、動植物誌、森林生態、部落誌、地理誌」。然而同時，這也是一個文人、一個知識分子在孤獨中面對自然的奧秘，山林風雲變幻無窮，動植物生命自生自存，都是更長久也更完全的孤獨著。知識性與心靈的雙重驚嘆之外，做為自然生態裡的一個生命，觀察著其他生命，在這高邁孤絕的山頂，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拋下身為萬物之靈的驕傲，正視生命在歷史中永無窮盡的搏鬥，也許更顯現出人類文明視野的渺小和脆弱。玉山圓柏社群當年繁華勝極，因為已經不可知的神秘因素造成了生存環境改變，遂不能抵抗一場無情火，四千年的昂揚生命頓時凋零。人類則一再主動改變自己的環境，玉山圓柏四千年間興亡，人類文明也約莫將近這個數字，卻眼睜睜地看著、知道著，而不為所動。在這裡，自然寫作不再大聲疾呼生態的平衡、環境的保育，讓我們直接面對生命最原始的狀況，面對一個強大族群的生與死，悲壯而不可挽回。人類是不是也將走上這條路？環境漸漸地不同了，遙遠遙遠的年代曾經發生過一場亡族的戰爭，那火信，我們是不是正親手點燃？

奚密 《現當代詩文錄》

◎向陽



現當代詩文錄／聯合文學／十一月

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在他的《神話學》(Mythologies) 一書中曾經透過符號學的向度這樣說詩：「它試圖將符號轉化為意義：它的理想在於最後所觸及的，不是文字的意義，而是事物本身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詩翳遮語言，而盡其可能地強化概念的抽象性與符號的任意性，並且擴張符指 (signifier) 和意指 (signified) 間的關聯極限的原因。」這使得當代的詩人，無不企圖透過詩的符號去